

奇刀

克
扬



4157/4
759/1

奇 刀

克 扬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19985

夺 刀
克 扬 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(太原并州路七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21 $\frac{1}{2}$ 字数:430千字

1977年3月第1版 1978年1月太原第3次印刷

印数:400,601—550,700册

书号:10088·564 定价:1.6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抗日战争胜利后，鲁南、淮北军民粉碎蒋介石匪帮发动内战阴谋的长篇小说。

故事发生在一九四五年秋至一九四六年夏。日本投降后，蒋介石磨刀霍霍，调动大批反动军队，大肆向我解放区猖狂进攻，妄图靠血腥的屠刀，掠夺人民的胜利果实。我山东野战军在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针锋相对地同来犯之敌进行了英勇的斗争。经过反复较量，取得了自卫反击战的伟大胜利。

作品着力塑造了突击排长岳华、团长华剑群、团政委柳强和岳小梅、铁妮儿、周老铁、铁大娘等无产阶级英雄形象。小说的故事曲折，情节生动，人物个性鲜明，生动地再现了山东、淮北军民坚持人民战争、克敌制胜的斗争生活。

封面画、插画 李真跃

刀！两只强劲的手，横空托出一把刀。

刀！明光锃亮的一把钢刀，一把中国式的短柄大刀。刀柄上缠着红布，系着一块一尺见方的红绸。红绸在迎风飘动，投在刀面上的红色映影，便浪逐般的一波波地滚动着。

在飘动着的红绸之下，傲然挺立着一位青年战士。他面带笑容，仰望自己托起的这把刀。

这战士，中等身架，阔额圆脸，长眉大眼，白中透赤的面庞上，俊气中又含着几分孩子气。他，着一身深灰色单军装，穿草鞋，打绑腿，佩一副皮子弹袋，挂一支驳壳枪，周身上下都显得那么精干，利落，朴实。

他擎刀摇晃一下，便刷刷舞动起来。舞着刀，他又唱起了歌谣：

三尺钢刀，是俺解放区里打造。坚持八年抗战，杀败侵略强盗。鬼子刚说投降，蒋介石就霍霍磨刀。他磨刀干啥？要来杀人抢桃。俺也得赶紧磨刀，坚决迎战，绝不动摇，人民的胜利果实，还得靠钢刀来保！……

他边舞边唱，越舞越快。只见一层红晕罩住一派寒光，带起风声呼呼作响。不大的工夫，那刀，已被舞成一团急速旋转着的白影了。

近旁有一匹白色骏马，鞍佩俱全，松开了肚带，在自个儿蹀蹄子。蹀了一阵，它停在那儿，冲战士吸吸嘶吼几声，好象在说：休息好了，走吧。

刷刷几声，战士收住刀势，将刀插入鞘内。一竖右拳，大白马“得得”跑来。他满意地一笑，挽过缰绳，理好鞍轡，然后飞身上马，猛一收缰，马儿腾开四蹄，向北驰去。

九月的淮北，秋高气爽，遍地青黄，富饶的淮上粮仓，又是一派丰年景象。田间，秋收秋种一片忙。村里，标语布告，满目琳琅：“保卫解放区，保卫胜利果实！”“人民的桃子，绝不许反动派来抢！”……大路上，子弟兵和支前群众在行动，在向残存的日本鬼子和伪军进攻。

二十多天前，日本鬼子宣布投降。可是，反动头子蒋介石，一面不许解放区军民收缴敌伪武装，一面又命令已宣布投降的鬼子兵继续对解放区布防。

淮北军民和其它解放区一样，不听反动派的那一套，而是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和进军号令，向敌伪军展开大反攻；三个多星期，解放区扩大了一倍，歼灭鬼子、伪军近万人。

然而，躲在大后方观战八年的蒋匪军，已在迅速抢占铁路沿线城镇。蒋日伪三股污水合流，在积极准备向解放区进攻。

在淮北解放区的津浦路东部分，有一个大据点没拿下来，那就是曹阳镇。打下曹阳，它就是人民的一只肥桃。若是被反动派占去，它又会成为刺在解放区腹地的一根大钉子。如今，在那个“钉子”上，鬼子加伪军还有一千余人。淮北军区的主力都还在津浦路西作战，这里的县总队想拿下曹阳，却又力不从心。于是，这位乘一匹白马，舞一手好刀的战士，便奉县总队首长的命令，去东南方向二十里外，联络过境主力，请求派部队来会攻曹阳镇。

这战士姓岳名华，是县总队的警卫排长。因为他年轻，很多人都管他叫小华子排长。今天，小华子排长完成任务回来，马跑乏了，歇会儿，因他手脚上有点功夫，有空就爱练几下，便要了一阵快滚刀。现在，他又催马猛跑，向县总队首长汇报情况去了。

跑一阵，岳华勒住马，辨认道路。再向北十华里就是曹阳镇。县总队现在就在这附近活动。

前面，从一片刚割下穗头的高粱地里，忽然钻出三匹马来。三匹马上驮着三个人，两个灰的，一个黑的。三个家伙都佩着短枪，挂着东洋刀，但神色都很慌张。岳华抬眼一打量，原来是一个国民党军上尉和一个小兵，还有一个伪军中尉。那上尉年约三十上下，小额大腮，又黑又丑。那小兵面黄肌瘦，看样子也不过二十来岁，可是他的背已经有些驼了。伪军中尉是个又短又粗的汉子，有些匪里匪气的。

一见这阵势，岳华心下便已明白八九：反动派来抢“桃子”了！不中，得抓住它！于是迎上前去，拦在那三个家伙

前头，横刀立马，厉声喝问：

“干什么的？站住！”

三个家伙都吃了一惊，一起勒住了马，打量眼前这位威风凛凛的战士。少顷，那黑衣中尉脱下大盖帽，在马上冲岳华点头哈腰，嘿嘿干笑两声，说：“新四军长官兄弟，幸会啦。”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岳华盘问道。

那伪军中尉答道：“俺是曹阳守军卫士长，姓栾，行七，人家都管俺叫七小爷。俺的名头不算大，兴许你也是知道的。”

岳华只觉怒火从胸中升起：“哦！原来你就是栾七狗。”这个栾七，尽管岳华见面不相识，但栾七是个什么东西，岳华是清楚的。他是曹阳伪军的卫士长，经常带些便衣特务到解放区侦察破坏，暗杀我地方干部和群众。鬼子扫荡他领路，同鬼子一样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他又是个刽子手，很多被抓到曹阳去的群众，都是他直接杀害的。周围群众对这个栾七狗恨之入骨。今天不期而遇，岳华那股怒火别提有多高了。他强压心头火，问道：“你要干什么去？”

“嘿嘿！”栾七强装笑脸说道，“俺今几个奉命送这位长官回徐州，没别的意思。改日再会，呃？”

“你这狗汉奸！”岳华两道长眉倒竖起来，“你罪大恶极，该拿捕办罪的，还往哪跑？”

“别这么讲话，新四军长官兄弟。”栾七现出了凶相来，“谁是汉奸？俺这是曲线救国。这会儿俺又要编为正式

国军了，这位温副官就是来办这个差的。”

那上尉向岳华敬个礼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兄弟温贵，国军的上尉副官，是前天来给曹阳守军送整编通令的。因为这里的电话电报全不通，兄弟只好辛苦这一趟了。”

栾七说：“是哩，有了这一道整编通令，俺曹阳守军心就安住一半啦。”

温贵接着说：“可是，镇子上依然谣言甚多，人心浮动。所以，兄弟得赶紧返回铁路线，请上级长官马上来曹阳正式受降、点验和平军，完成正式改编手续。”

栾七又道：“是哩，俺曹阳守军得有国军正式番号，各级官佐得有新职新印，心里才踏实哩。”

岳华一声冷笑：“铁路在北，你们怎么向南走？”

温贵涎着脸解释道：“因为从铁路到曹阳之间，有贵方部队活动，兄弟来去都得绕道走，这无非是为了避免误会。”

岳华又问：“怎么就三个人行动？”

栾七很不耐烦地说：“要你管！人多了不是招眼吗？”

温贵又急忙把话接过去：“等到国军上级长官来曹阳办完受降事宜，曹阳守军有了新的正式番号，那是一定要与贵方谈判，重划防界的。”

岳华怒叱道：“住口！曹阳是在解放区包围之内的敌人据点，只能由解放区军民受降，你们没资格来抢。”

温贵嗓音高了：“委座跟何总司令已经明令公布了受降范围，贵方只能原地待命，不许收缴日军跟和平军武装。”

岳华嗓音更高：“狗屁！解放区军民才不会买蒋介石跟

何应钦那个臭账呢。告诉你，曹阳的事只能由解放区处理，谁来伸手，可没他的好下场。”

这时候，栾七打马跑出去几十步，又跑回来，忽然翻脸，粗野地冲岳华喊道：“喝哈！闹了半天，就是你一个人，好大的胆子！给俺靠远处站着，别拦在这儿误俺公事。俺知道可怜你这张漂亮的小脸蛋儿，俺这口刀可不懂这个。”

岳华大怒：“狗汉奸！谁许可你这样跟我讲话的？你给我老老实实下马认罪，没资格在这插嘴。”

温贵心虚，急于赶路，不敢再惹事，怕磨叨久了走不脱。于是自我圆场道：“何必哩，咱们全是奉命行事嘛。看你这位老弟，也就是个过路的通信员，今几个的事你也是可问可不问的。既然咱们撞在一块了嘛，那就来谈个判，和平解决吧。”

岳华镇静地说：“中，怎么个解决法呢？”

温贵摇头晃脑地说：“送你老弟二十块现洋的薄礼，你们一向艰苦，这是点小意思。我这里有徐州长官部改编苏北和平军为国军的一道通令，请带给你们长官，叫他们别再对曹阳费心了，那里已不再是鬼子据点，而是国军驻地啦。”

岳华哈哈大笑：“乖乖，瞧你讲得多轻快哟！这么偷偷摸摸的就想抢走曹阳，那办不到！告诉你，在人民战士面前，别拿臭钱来脏人。你呀，跟你的小兵，哪儿来还滚回哪儿去，你传到曹阳那个啥的狗屁命令，无效！栾七有血债，得留下办罪。就这么着啦，你滚吧。”

温贵恐吓道：“年轻人，给你面子你不要，可别后悔。”

你怎么着也就是一个人，咱们有三口刀哩。”

岳华横眉竖目地说：“少费话，让你滚开就算客气了，栾七一定得留下办罪。”

“刹了这小子！”栾七拔刀逞凶，“这小子是存心找死，不幸他干嘛？”

“慢着！”温贵又摸出两张扑克牌一样的东西来，递向岳华，“年轻人，别逞强，咱们还是各行方便吧，呃？这两张名片，你带上，回去见你们长官，就说曹阳一切都已经划归温将军和栾上校管辖了。”

“什么温将军栾上校？”岳华不接那两张名片，却在瞥视着栾七的动向。

“他二位在苏北名头是很响的。”温贵拉长声音说，“当初温将军做团长，栾上校做保安大队长，都在这一带活动，后头因与贵方发生误会，才撤到豫东去的。如今温将军是国军师长，栾上校是西集团军总部的军法官，都在徐州，很快就要到曹阳来的。”

“闹了半天，你就是瘟猪头跟栾五瞎子派来的？”岳华怒火更高了。一提起那两个反动军官，岳华的新仇旧恨就一齐涌上心头，恨得眼睛都发红了。刹时间，岳华仿佛觉得有两个恶鬼一样的身影在眼前晃动，一个臃肿，一个干瘪；那肥的叫温祝恒，外号瘟猪头，瘦的叫栾培貅，外号栾五瞎子，都是作恶多端的大坏蛋，都是在一九四三年进攻解放区，遭到反击，逃往豫东去的。如今，这两个家伙又要来抢占曹阳，那可是一万个不中，岳华跟他们有三世冤仇啊。然而，

岳华顾不上多想什么，眼前还站着三个敌人呢。于是，他怒叱道：

“温贵！你回去告诉瘟猪头跟栾五瞎子，他们欠人民的血债多呢，人民要找他们算账的。远的不说，光是抗战八年里头，他们在苏北就跟解放区捣乱了五年，他们从来不抗战，还跟鬼子暗里来往，有啥资格受降？他们要是再来捣乱，就叫他们彻底完蛋！”

“好一个不识抬举的愣小子！”温贵突然变脸，两颗獠牙呲得老长。他怕打枪招来县总队，咋地拔出刀来，狂喊道，“上，不许打枪，把这小子砍翻，剐他一百刀，剐他一百刀！”

“哇”的一声，三个家伙成三角形把岳华包围在当间了。温贵在左，栾七在右，与岳华相距在十步左右，都拔刀在手，准备攻过来砍人了。那小兵在岳华马后十几步外，却在偷偷抽驳壳枪，看样子是想从后面伺机偷袭。

情况一下子如此紧张，岳华却不慌张。只见他傲然一笑，猛一猫身，大白马一声吼，一跃而起，“呼”地一下向右冲去，从栾七和那小兵之间冲出了三角形包围圈。

三个敌人一慌神，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，大白马已经急转回来，从栾七马后猛扑上去。栾七刚要圈回马头迎战，一股寒光已从他肩上斜劈下去。栾七鬼叫一声，尸身倒在马下，那马着惊便落荒而逃。

温贵大吃一惊，倒也还是举刀催马向前接战。那大白马一个虎跃，疾风般的扑到温贵面前，当的一声，东洋刀被磕

飞脱手。温贵惊叫一声，便又急忙抽出驳壳枪，还没打开保险片，那系红绸的大刀又已兜头落下。他几乎是本能地伸枪去挡架。“哎哟”一声，枪甩出好远，人也坠落马下，右手食指被切掉，落在一旁还动着呢。

那小兵先见栾七被砍马下，吓得不敢近前，又不敢开枪，又见温贵坠下马来，早已吓得叫声娘，打马朝曹阳方向跑。岳华一旋身拣起温贵的驳壳枪。复鞍骑正，也不追那小兵，就用温贵的驳壳枪，叭的一声，那马一声哀鸣，立起前蹄，掀掉了那小兵，马也倒下，四蹄乱蹬。岳华赶过去，收起那小兵的刀枪，扔一个急救包给他，叫他去给温贵包伤。

温贵痛得跺脚：“娘哩，十指连心呀！”

岳华收完敌人刀枪，才对温贵说：“你这混蛋！叫你滚你不滚，偏要自找晦气。我没剁掉你的胳膊，光切你一个指头，那就算客气啦，你还叫喊啥？”

一场小小的遭遇战结束了。岳华把敌人的武器都挂在大白马鞍上，让那小兵把温贵弄上马，相跟着走。温贵只是爹呀娘的叫痛，岳华也不理他，只管押着他们走。

没走出五里地便遇上了县总队的卫生队和一百多个支前民工。岳华跳下马，喊道：“快来两个人，处理一下这个伤俘虏。”

卫生队的人和民工们都围过来问这问那的。助理军医岳小梅便径直跑到岳华面前来，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呀？哥。”

“小事情。遇上三只野狗，被我收拾了，就这么回事。”岳华说，“去给那个受伤的家伙治治，他还在嚎呢。”

岳小梅应了一声，便带上个卫生兵走向温贵。这小梅是岳华的胞妹，比哥哥小两岁，今年刚二十。兄妹俩长相仿佛，她也是生得很端正的。她走过去简单问几句，便让卫生兵和那个被俘的小兵把温贵弄下马来。她治伤之前先责骂：

“混蛋！谁让你到解放区来找事的？活该！”

温贵又哭又喊：“俺也是奉命行事哩。指头是俺自己的，哎哟，痛哩！”

小梅给温贵打了针，包了伤，岳华也把事情经过说完了。卫生队的人和民工们都对岳华赞诵不已的说，人民的小老虎今天又为人民立一大功。温贵听到这里又哭开了：

“这该死的栾七呀，全是他误的事。我一到曹阳就听介绍说，当地县总队有个小老虎，可厉害哩！可这栾七就有眼无珠，误了事还赔上我一个指头呀！”

人们都哈哈大笑。

有几个地方干部走来，都是曹阳区委机关的。曹阳区民主政府的党政机构，昨天才成立，还没开展工作。

区委书记秦然，是个二十三四岁的青年，戴一副近视眼镜，有些知识分子的样子。他问明情况之后，便派个干部带走了俘虏，他也到一边写信向县委报告情况去了。

人们都走了，小梅没走。她对岳华说：“哥，你可不要骄傲。四叔让我每回看到你都得提醒你一次，人一骄傲就要犯错误。”

“谁骄傲了？”岳华拿出一包糖果来，“主力部队首长给的，南方的软糖，可好吃啦。”

小梅接过糖往自己挂包里装，一面问：“哪来的主力？”

岳华说：“从南边来的，老部队，里头有很多老干部。他们家伙齐全，真够气派，马上就来协助咱们打曹阳。”

小梅双眉一扬：“中了，曹阳马上就要解放了。”

兄妹俩正说着，秦然走过来，当头就给岳华一顿批评，说岳华冒失，今天闹出一场政治事件来。秦然原是县委宣传部的干事，县总队是县委领导下的地方武装，岳华兄妹同秦然也很熟悉。秦然今天批评岳华，语气十分尖刻，岳华不服，两人便争辩起来。岳华坚持说：“没错，我没错！”

秦然也坚持说：“错了，你错了！”

“我没错！”

“你错了！”

“没错！”

“你这个小子，就会打拳劈刀上房子，政治上一窍不通！抗战胜利后，国内主要趋势是和平，可你就这么毛手毛脚的，把人家正规军的军官给砍伤了，这可怎么办？”

岳华争辩说：“他是来抢曹阳的，为啥不打？”

秦然嚷道：“他抢，不给他就是，干嘛要动刀动枪的？”

“那三个家伙围着要杀我，我自卫也不中？”

“你的马好，跳出圈不理他就是。”

“栾七是个民愤很大的汉奸，眼看着他逃了，也不管？”

“国内主要趋势是和平，漏网个把汉奸也值得一提？！”

“那就让反动派来曹阳受降吗？”

“这种政治交涉是上边的事，不是该你动武的场合。”

“瘟猪头跟栾五瞎子欠人民很多血债，还能让他们再骑在人民头上？”

“小华子！我再说一句，国内主要趋势是和平，老提那些做什么？”

岳小梅接上问秦然道：“我们家跟温栾二贼有三世冤仇，也不能提吗？”

秦然不耐烦地说：“都翻那些旧皇历，怎么争取国内和平呢？”

小梅道：“和平在哪里？反动派都磨快了刀来杀人啦。”

秦然道：“今天是小华子拿刀砍了人家。”

岳华气得跳起来了：“反动派拿刀杀过来，咱们就是得夺下他的刀，杀他们！”

秦然脖子上暴起了青筋：“为了争取和平，刀就夺不得，夺了也得还给人家。”

岳华说：“不！就是要夺下敌人的刀，杀死敌人，要不，敌人就会来杀我们的。”

秦然说：“不！要把刀还给人家。”

岳华喊叫般地说：“要夺刀！”

秦然也喊：“要还刀！”

“夺刀！”

“还刀！”

“夺——刀！”

“小华子，我是区委书记，比你知道的多，说服你怎么这样难呐？”

“小秦同志，你没法子让人家尊重你，我不知道你是在代表谁讲话。”

“你这叫什么话？小华子。”

“什么什么话？”小梅又接上来了，“俺们家被阶级敌人前后残杀过十几口人，为什么不能夺下敌人的屠刀来，反抗，杀死阶级敌人！”

“得啦！”秦然取下眼镜来擦拭，说：“你们家那些个夺刀故事，我早就不愿听了！一味强调斗争气氛，国内和平怎能实现？”

“你……”小梅眼圈一红，流下泪来。秦然的话，使她痛心、难过，也非常气愤，“你，你太不象话了！”

“小秦同志！”岳华忍住气说：“你不听俺们家的夺刀故事，我也不会再跟你讲啥。反正咱们想的不一样，也说不到一块儿去。”

秦然也觉得自己失口了，闹得脸红脖子粗的挺别扭。于是便转个弯，说：“我是说，你们家那些个夺刀故事，我听的次数太多了。好了，下次谈，我还有事呢。”说罢便走了。

“哥！”小梅哭了，“他怎么这样不讲理呀！”

“不管他！”岳华悲愤地说：“眼看着反动派在霍霍磨刀，谁不许人民磨刀，谁就是混蛋！咱们家的血海深仇一定要报。咱们就是要夺刀，夺敌人的刀，杀敌人，谁也休想拦阻我！”

岳华说着便“卡”的拔出刀来，舞动两下，“嗖”的一声